

奖

埃德加·爱伦·坡奖最佳小说

Best in View

无解之心

「美」马格丽特·米勒 著

李晋 译

群众出版社



埃德加·爱伦·坡奖
最佳小说



Beast in View

无解之心

[美] 马格丽特·米勒 著
李晋 译

群众出版社

图字：01—2006—136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解之心 / (美) 米助著. 李晋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 9

(爱伦·坡奖最佳小说)

ISBN 7-5014-3804-8

I. 无… II. ①米…②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2290 号

BEAST IN VIEW by Margaret Millar

Copyright © 1990 by Margaret Millar Charitable Remainder Unitrus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Qunzho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选题策划: 晓 潇
责任编辑: 安莉 晓潇
封面设计: 董 睿
责任印制: 连 生

无 解 之 心

[美] 马格丽特·米勒 著

李 晋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电子信箱: qzs@qzchs.com

网址: www.qz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0.75 字数 136,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014-3804-4 / I · 1588 定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T: 010-52173000 转



译者简介

李晋

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获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工业大学英语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撰写有《走向自我实现：伊迪丝·华顿小说研究》(2005)，参与编写《20世纪美国文学选读》(2006), *Facts on File Companion to American Novels* (2006) 等书，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选题策划：晓 潇

责任编辑：安莉 晓潇

封面设计：董 睿

写在阅读之前

侦探小说首创于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他以神来之笔塑造了世界第一侦探杜宾这一成功的文学形象，并奠定了侦探小说写作的基本模式。1867年，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创造的世界名探福尔摩斯横空出世，吸引了不同时代无以计数的读者。自那以后，侦探小说的创作不断繁荣，涌现出众多的侦探小说作家和深入人心的侦探形象。

在侦探小说的黄金时期，美国侦探作家协会（MWA）为鼓励和繁荣侦探小说创作、奖励全世界优秀侦探小说家，于1946年创设了历史上第一个侦探小说奖——埃德加·爱伦·坡奖（The MWA Edgar Allen Poe Award）。该奖以埃德加·爱伦·坡的名字命名，既是对埃德加·爱伦·坡之于侦探小说贡献的最高褒奖，也是侦探小说作家和读者对这位大师的最好纪念。作为世界侦探小说领域最引人注目、最具权威性的奖项之一，该奖最初设有最佳处女作、最佳短篇、最佳罪案实录、最佳舞台剧奖，以后陆续增设了最佳评论或传记、最佳少儿侦探小说、最佳青年侦探小说、最佳电视剧集、大师奖等一系列奖项。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小说奖增设于1954年，专为奖励在美国以英语出版的世界各国作家的优秀长篇侦探小说。

可以说，埃德加·爱伦·坡奖自创立之日起就备受推崇与关注。全世界侦探小说作家莫不以获得此奖为荣，侦探小说迷也以获奖作品为阅读的风向标。其中，最佳小说奖甚至被誉为世界侦探小说领域的“奥斯卡奖”。几乎所有荣获最佳小说奖的作品，最后都被成功地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使得原创图书与影视作品相互呼应，风靡全球，尽享赞誉。

群众出版社五十年来，一直以翻译出版世界优秀侦探小说为特色，并以介绍世界优秀侦探小说为己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出版社就翻译出版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如《四签名》、《血字的研究》、《巴斯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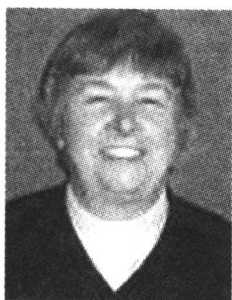
威尔的猎犬》等。以后陆续出版的经典侦探小说有《莫格街凶案》、《月亮宝石》、《希腊棺材之谜》、《黄屋奇案》、《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点与线》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深得广大读者及侦探小说迷的厚爱。近年来，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侦探推理文库》、《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等选本，也被媒体及侦探小说迷推举为经典侦探小说的权威读本。

如今，群众出版社有意借重埃德加·爱伦·坡奖的权威影响，不惜重金，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曾获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小说奖的作品。首批遴选的有《针眼》、《沉默的乔》、《无解之心》、《承诺之地》、《西马隆河的玫瑰》。这些作品在巧妙的情节及强烈的悬念设置之中，更是注入了作者对社会及人性的深层关注，使得侦探小说在智慧的游戏与真相的探求之外，多了一份厚重与深刻。而这一切，又将使得我们的阅读直逼神经，沁入灵府。

正如每年4月的埃德加·爱伦·坡奖颁奖日是全世界侦探小说家与侦探小说迷翘首企盼的盛会一样，群众出版社也希望每年一度的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小说奖图书的翻译出版，能为广大读者与侦探小说迷带来些许阅读的快意，能成为另一种意义的盛会。

编者

二〇〇七年一月



马格丽特·米勒 (Margaret Millar)

马格丽特·米勒 1915 年出生于加拿大的蒙大拿。后来就读于多伦多大学，主修古希腊罗马文学。

1938 年她与肯内塞·米勒（著名侦探小说大家罗斯·麦克唐纳）永结秦晋之好。

1941 年，马格丽特·米勒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隐形的寄生虫》。也就是在同一年，她开始为华纳兄弟公司创作剧本。

她的代表作有 1955 年出版的《无解之心》（Beast in View）。该作曾荣获美国侦探小说家协会 1956 年颁发的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小说奖。1964 年被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并获巨大成功。

马格丽特·米勒素以敏于洞察罪犯心理著称，被誉为“犯罪心理小说女王”。

她曾在 1957 年到 1958 年间，担任美国侦探小说协会主席。

20 世纪 60 年代，她在天然资源的保护活动中显得极其活跃。1965 年，被《洛杉矶时报》评为年度杰出女性。

1982 年，马格丽特·米勒荣获美国侦探小说家协会颁发的埃德加·爱伦·坡大师奖。

导读

我有一个水晶球。哦，我看见你了

刺耳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克拉沃小姐独自守候的漫漫长夜的宁静。

“我是伊芙琳。还记得吗？……我有一个水晶球。哦，我看见你了。你刚出了事，伤得很重。你的额头被劈开了，嘴里流着血！血，到处都是……”

克拉沃小姐吓坏了，大声地呼喊：“救救我！来人，救救我！”随着一声声痛苦的哀号，已逝的模糊记忆和现实中罪恶的真相一一袭来。

啊，完美的伊芙琳。克拉沃和她曾经是可以共享任何秘密的好伙伴。她们用只有双方才知道的秘密语言传纸条、互换从家里带来的衣服和食品，甚至都对含情脉脉的自然老师有好感。

如今，她们长大了，却形同陌路。就是这个当年她最信任的朋友却不断地威胁她，用残酷的真相报复身边的每一个人，导致一个个毁灭性的悲剧发生。她甚至还间接杀死了自己过去的丈夫道格拉斯——也就是克拉沃的弟弟。

这一切真的都是原本纯真、善良的伊芙琳干的吗？克拉沃的父母曾经那么喜欢她，多次说过，“真遗憾，我们没有一个像伊芙琳那样的女孩。”一想到这些，克拉沃的心都硬得发冷。她再也无法忍受所有人对伊芙琳的欣赏和喜爱，内心充满了仇恨和妒嫉。克拉沃开始不断地编造谎言。不，她才是美丽、乖巧的伊芙琳。她再也不是那个连母亲都讨厌的“最丑的孩子”了。她讨厌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开始模仿伊芙琳的声音，用她的身份实施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最终，克拉沃彻底地精神分裂，因疯狂而毁灭了。

1

电话里的声音轻柔，欢快，“是克拉沃小姐吗？”

“对。”

“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一个朋友。”

“我有好多朋友。”克拉沃小姐撒谎说。

她在电话台上方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嘴在重复这句谎言，并且十分乐意这么干。她还看见自己毫不迟疑、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这句谎话是真的，没错，这句谎话千真万确。只是她的眼睛拒绝相信。它们尴尬地眨了眨，朝别处瞥去。

“咱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传来女孩的声音，“不过，我一直想办法了解你的情况。我有个水晶球。”

“什——什么？”

“水晶球，用它能看见未来。我有一个。我所有的老朋友时不时地会在那里面出现。今天晚上出现的是你。”

“我？”海伦·克拉沃回头面对镜子。镜子圆圆的，像个水晶

球。她的脸出现在镜子里。一个老朋友，熟悉，却并不喜爱的老朋友。薄薄的嘴唇紧闭着，好像嘴皮下面只有一节骨头；浅棕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像男士头发似的露出耳朵；耳朵总有点发紫，好像一直觉得冰凉；睫毛和眉毛惨白；眼睛显得毫无遮拦，眼里露出恐惧。水晶球里的一个老朋友。

她小心翼翼地说：“请问，你是谁？”

“伊芙琳。记得吗？伊芙琳·梅里克。”

“哦，记得。”

“你现在想起来了吧？”

“想起来了。”又是一句谎话，比第一句来得还容易。那名字对她来说毫无意义。那只是个声音，她分不清，也没法辨别，就像她分不清三楼下林荫大道上车流的喧哗声中一辆车和另一辆车有什么区别一样。它们听上去都一样，福特车，奥斯丁车，凯迪拉克车，还有伊芙琳·梅里克。

“你还在听吗，克拉沃小姐？”

“在听。”

“听说你老爸死了。”

“对。”

“听说他给你留下好多钱。”

“那是我的事。”

“钱的问题责任重大。也许我能帮你。”

“谢谢，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你很快会需要的。”

“我会自己处理，不用任何陌生人帮助。”

“陌生人？”重复声中带有恼怒，听起来十分刺耳。

“你刚才说记得我。”

“我只不过想显得有礼貌些。”

“有礼貌。总是淑女，对吗，克拉沃？要么假装是淑女。不过，

总有一天，你会突然一下子记起我。总有一天我会出名，全国所有艺术博物馆都会展览我的身体。所有人都有机会欣赏我。这个让你嫉妒吗，克拉沃？”

“我想你是——疯了。”

“疯了？喔，没有。发疯的可不是我。是你，克拉沃。是你想不起来。而且我知道你为什么想不起来。因为你嫉妒。你老是嫉妒我，你太嫉妒我了，就想不起我了。”

“不对，”克拉沃小姐尖声叫道，“我不认识你。从没听说过你。你搞错了。”

“我不会搞错的。克拉沃，你需要一个水晶球，这样你就能想起你的老朋友了。也许我该把我的给你。那样你也能在里面看见你自己了。你愿意吗？你会害怕吗？你一直是个胆小鬼，我的水晶球没准能把你那可怜的小脑瓜吓出经神病来。水晶球就在我这儿。要我来给你讲讲我看到的東西吗？”

“不要——别这样——”

“我看见你了，克拉沃。”

“不要——”

“你的脸就在我眼前，一清二楚。不过脸上有点儿问题。哦，我现在看见了。你刚出了事，伤得很重。你的额头给劈开了，嘴里流着血，血，到处是血，到处是血……”

克拉沃小姐伸出胳膊，把电话扫下台子。电话掉在地上，并没摔坏，还嗡嗡作响。

克拉沃小姐坐着，吓得浑身僵硬。在镜子这个水晶球里，她的脸没变样，没受重伤。额头平滑，嘴巴端庄持重，皮肤纸一样白，好像流尽了血。克拉沃小姐的血已经流完了，这么多年，静静地，在体内流完了。

强烈的震惊开始消退，她斜着身子弯腰捡起电话，然后放回到台子上。

她能听见总机接线员说：“请说号码。我是接线员。请说号码。您是想叫号码吗，请问？”

她想说，给我接警察局。就像电视剧里的人那样，非常随意，好像他们习惯一周报两三次警一样。克拉沃小姐有生以来从没报过警，整整三十年里，她甚至没和警察说过一句话。她不怕警察，只是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她没犯过罪，和那些罪犯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人要害她。

“请说您要的号码。”

“是——是你吗，琼？”

“对呀，是我，克拉沃小姐。嗨，你那会儿不说话，我还以为你可能晕倒了，还是怎么了呢。”

“我从来不会晕倒。”又一句谎言。撒谎开始变成一种习惯，一种嗜好，像是在串珠。一串谎话。“几点了，琼？”

“九点半左右。”

“你很忙吗？”

“嗯，总机这儿其实就我一个人。多拉得流感了。我自己也正在预防流感呢。”

琼的声音略带自怜的口气，说的话也含糊不清。克拉沃小姐猜想，琼预防流感的方式没得到上司的赞同。克拉沃小姐问道：“你很快就下班了吗？”

“大概再过半小时。”

“你愿意——我是说，要是你回家前能来我房间一下，我会很感激。”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克拉沃小姐？”

“是的。”

“嗯，啊，我没做什么——”

“十点以后我在这儿等你，琼。”

“嗯，好吧。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我做——”

克拉沃小姐挂了电话。她知道怎么对付琼和她这类人。就挂断电话，切断联系。克拉沃小姐没有看到，她一生中已经切断了太多的联系，她也太爱挂电话了，挂得太轻易，挂断了太多人的电话。她如今三十岁，还是孤身一人。电话铃声不再响起。敲门声响起的时候，那是服务员给她送饭，要么就是美容店的女人来给她剪发，要么就是送晨报的。除了这两个人外，再没有电话可挂断了：一个是以前在她父亲办公室上班的总机接线员，一个是有水晶球、精神不正常的陌生人。

她挂了那个陌生人的电话，没错，不过不够迅速。好像她的孤独感迫使她听下去，甚至听到邪恶的话，也比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要好。

她穿过客厅，打开通向小阳台的法式门。阳台上只能放下一把椅子。克拉沃小姐就坐在那儿，从三楼向林荫大道望去。大道上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充满生机。人行道上，行人如织，夜晚充满生活的噪音。克拉沃小姐觉得这些噪音听上去非常奇怪，像来自另一星球。

天空出现了一颗星，第一颗星，可以许愿。可克拉沃小姐没有许愿。这三层楼梯把她和林荫大道上的人们分开，无边无际，犹如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

琼绕道去了酒吧，很晚才来。她是从通向克拉沃小姐小厨房门后面的楼梯上来的。有时候，克拉沃小姐自己也用后面这个楼梯。琼经常见她溜进溜出，活像瘦小、受惊的鬼，试图躲避活人。

小厨房的门锁了。克拉沃小姐把所有东西都锁起来。宾馆里谣传她信不过银行，在房间里放了很多钱。不过这谣言很一般，都是服务生传出去的。这些服务生没钱赌马的时候喜欢谋划各种盗窃活动。

琼不相信谣言。克拉沃小姐把东西锁起来，因为她就是那种人，不管东西是否值钱都锁起来。

琼敲过门后，等着门被打开。她身子有点儿摇晃，一半因为刚喝了双份马提尼酒，一半因为过道收音机里放着华尔兹舞曲。她听见华尔兹舞曲，经常会摇来摇去。瘦小的身子在廉价的彩格呢大衣下面前

后晃动着。

克拉沃小姐的声音打断了音乐声，像用刀切开了黄油。“谁啊？”

琼用手抓住门边框，站稳了。“是我，琼。”

门没上链，也没锁。“你来晚了。”

“我要先办件事。”

“嗯，我知道。”克拉沃小姐知道是什么事。小厨房已经酒气冲天。“到另一个屋子里来。”

“我只能呆一会儿。我姨妈会——”

“你干吗走后面的楼梯？”

“哦，我不清楚你找我干什么。我想要是我做错什么事了，我不想让人看见我到过这儿，然后问长问短。”

“你没做错什么，琼。我只想问你几个问题。”克拉沃小姐和善地笑笑。她知道怎么对付琼和她这样的人。只需微微一笑。即使因为恐惧和不确定感到痛苦，也只需微微一笑。“你看过我的套间吗，琼？”

“没有。”

“从没见过吗？”

“我怎么能见过呢？你以前从没让我来过，而且你搬过来以后，我才在这儿找到工作的。”

“你想大致看看吗？”

“不想。不用了，谢谢，克拉沃小姐。我有点儿急事。”

“那就喝一杯吧。你大概想来一杯？”微笑。劝诱。提供酒水。电话铃再次响起之前，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不用一个人呆着就行。

“我有些很好的雪利酒。一直留着给——嗯，以备有客人来。”

“来一小口估计对我没什么坏处。”琼说道，显得挺克制自己。
“尤其是我现在得了流感。”

克拉沃小姐带头沿过道朝客厅走去，琼跟在后面。克拉沃小姐背对着她，她可以好奇地四处看看了。不过没什么好看的。过道里所有的门都关着，没法知道门后面是什么，是壁橱，卧室，还是卫

生间。

最后一个门后面是客厅。克拉沃小姐每天每夜都在这儿度过，坐在靠窗的一把安乐椅上看书，躺在长沙发上，在胡桃木桌前写信。亲爱的妈妈：我很好……天气很好……圣诞节快到了……向道格拉斯问好……亲爱的布莱克希尔先生：谈到那几百份阿特拉斯股票……

她母亲住在六英里以西的贝弗利希尔斯，布莱克希尔先生的办公室就在林荫大道上，只隔着几个街区，但克拉沃小姐已经有好长时间都没见过他们了。

她从咖啡桌上拿起酒瓶倒出雪利酒。“给你，琼。”

“噢，谢谢，克拉沃小姐。”

“坐下，好吗？”

“好的。没问题。”

琼坐在靠窗的那张安乐椅上。克拉沃小姐盯着她思忖着：琼长得真像只鸟，快速地上下跳动着，眼睛明亮又贪婪，还有瘦骨嶙峋的小手。尽管她头发金黄、身穿俗丽的彩呢格大衣，可她还是只麻雀，是只醉醺醺的麻雀，喝着雪利酒，而不是在吃面包屑。

克拉沃小姐盯着琼，第一次琢磨起伊芙琳·梅里克长得什么样。

她小心翼翼地说：“琼，一小时前我接了个电话，大概九点半。我会特别——感激，要是你能说点儿有关这个电话的事情。”

“你是说，电话从哪里打来的？”

“对。”

“克拉沃小姐，我不会知道的，除非是长途电话。今天晚上，我接了三四个长途，不过没有一个找你的。”

“可是，你应该记得有人给我房间打过电话，对吗？”

“我不知道。”

“好好想想。”

“嗯，好的，克拉沃小姐。我正使劲儿想呢，使劲儿想呢。”女孩眉头紧锁，试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是这样，你看。要是有人打

电话找克拉沃小姐，我肯定会想起来的，可要是那个人只说找 425 房间，嗯，那就不一样了，对吧。”

“那，不管谁打的电话，她是知道这个房间号码的。”

“我猜是这么回事。”

“你为什么猜呢，琼？”

女孩在椅子边上坐立不安，眼睛一直朝门那儿看，接着又转向克拉沃小姐，然后又看门。“我不知道。”

“你说你猜是这么回事，琼。”

“我只是说——我想不起来今天晚上把电话转 425 房间了。”

“你是说我撒谎吗，琼？”

“哦，不是，克拉沃小姐，我不是说你撒谎，克拉沃小姐。就是——”

“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就这些。”

她们的交谈到此结束。没说谢谢你，没说再见，也没说回见。克拉沃小姐起身打开门。琼冲到外面走廊上。又只剩下克拉沃小姐一个人了。

隔墙传来笑声。声音从阳台上敞开的法式门飘来，“说真的，乔治，你真有劲儿，真有劲儿。”

“听听，这女孩说话多有意思。”

“嗨，天哪，谁拿走了开瓶器？”

“上帝赐给你牙齿，你当是干啥用的？”

“上帝赐给的，上帝都带走了。”

“多莉，你到底把开瓶器放哪儿啦？”

“我想不起来了。”

我想不起来了，就这些。

克拉沃小姐坐在胡桃木桌前，拿起一支镀金钢笔，那是好多年前她过生日那天父亲送的。